



名山勝槩記

東江三日

ル 5
1160
17





名山勝槩記

浙江三

卷



游吳山記

薛應旂

游紫陽洞記

楊應詔

胥山銘

盧元輔

鎮海樓記

徐渭

錢塘六井記

蘇軾

書普福嶺曾祠壁

張汝醇

過楓林記

鍾杰

名山勝槩記

浙江三



游高亭山記

鮮于樞

阜亭儀和泉記

胡胤嘉

阜亭安廬記

董其昌

雲棲禪院記

董其昌

橫山草堂記

李日華

橫山草堂記

江元祚

豹躍泉銘

李日華

功山泉銘

黃嘉惠

錢塘觀潮記

吳儼

浙江潮候圖說

耿伯宣

答起崖論潮書

吳亨壽

遊吳山記

明 薛應旂

吳山在杭州府治東南故老云春秋時爲吳南界以別于越故號吳或曰吳人憐子胥以諫死立祠其上訛伍爲吳故名山也吳越錢氏鑿井其下名吳山井郡志又稱胥山云蛾眉山在布政司南東接吳山其側有寶月山與蛾眉山並列淺山在其東寶山在吳山西南石佛山西聯寶山竹園山在吳山西一脈迤起爲杭州府治三山七寶山在吳山後寶蓮山在青遊吳山記

並列有三佛泉金地山在其南鐵冶嶺在其西有青
衣洞青衣泉瑞石山在吳山南有瑞石泉有橐駝嶺
清平山又在其南雪風洞紫陽洞在橐駝峯之側吳
山以下諸山支脉迤邐郡人總名之曰吳山云

楊應詔遊紫陽洞記

乙卯冬至錢塘時積雪盈旬由湖上城抵其麓坐石
圻紫陽洞天上旁睨有小石堵門予排石入之則見
林竹噌呀中有石池泓然樵者曰此野鶴仙鍊丹處
也池水清寒中有菖蒲池後有采芝園以雪弗果往

遙睇前忽石礎突出有一石類林鹿蹲其間余亟往
趨之雪峻峻落余乃復循石堵出憇歸雲崖見飛靄
流氛從崖洞中出沿側石罅徑東上欲訪野鶴仙祠
廼呼道者新澄偕往披松磴循崖雪遡古瑞石洞未
至洞少許則見傍嵐岫巉巖石乳垂下奇甚洞深窈
紆邃余仰睇崖竅上微劃剝有光古壁苔刻模糊遊
玩久之出又沿石梯前始至祠拜野鶴遺蛻瞻其像
清臞而飛逸真若羽衣自海天西來顧道澄曰此鶴
何年復至乎乃循菴側復穿洞傍圻出行不數十步

許則又見亂石層崖自草樹雪中騰蹕出羣走西逸
不可以億計若初平擁群羊東下余驚異行且顧方
追從之忽又至一山巒洞口傍大鑄曰朝元路廼捫
蘿徑至其側見兩崖咋削壁起中微一線路天光隱
隱頂忽一黃木跨其上狀若石梁然余欲梯之足叢
雪中數尺許不能進返至小蓬萊衣履交濕矣道澄
延余至列仙堂已謁老君遺像出余擁石欄佇觀欄
側有古大樹數十株並余立時林外雪紛篁竹瀼瀼
然有聲猿猴跳且呼俄又若笙竽交奏天花亂落渺

不知此身由崑閬玄壺蹕而東也俯視錢塘一抹萬
家玉宇玲瓏舉首群仙在空中招之不下余心益竒
甚復自迎真橋東去不數步稍下見石扇中開余轉
而出兩崖戶斷頰傍有大獅石蹲踞不暇顧亟往迎
真島訪弔徐洞陽遺跡見洞門粼粼雪已闕而封矣
不得已過月波池謁紫陽至望江閣徙倚忽天風蓬
蓬與江聲從余肘背後東來歛吸風日不可辨余亟
命道澄啓玉虛樓趙孟頫聶大年等諸牌誌讀之稍
久下至見崖雪稍已開霽乃披青芙蓉展懋左右盼

遊吳山記
而懸石露竒，紆怪鸞駮，鳳翥補衣石，則又獻萼于前。與歸雲角峙，景益清神，益逸直若入水幄中，覺寒益甚。徐起躡石，屹屹危且墮，群遊者咸在下駭走。噍余曰：天遊子可謂判命鈿竒者矣。余自補衣頂望笑曰：余方欲摩龍鱗，編虎鬚以補袞，非判命能耶？時天已暮，又與古瑞石飛來石接，余興益劇，復欲取道躋之，不果。迺據青芙蓉頂，徬徨四矚，道澄亦余從，吮遙江掬重湖晞，三吳之全壤，嘻故宋之遺宮，悽然如狂如。邈不已。道澄曰：子何感慨如是？余笑顧道澄，嘆曰：嗟

呼子知此石撐揭乾坤幾何年，于此而其閱世者不多耶？方錢武穆擁兵下吳越，據此宋高宗南渡國江南，一時山川文物何如？無論錢封宋社，乃張紫陽平叔徐太師丁野鶴之仙跡，亦久陳莫可詰矣。而少保肅愍褚伍諸公，嶸嶸何往？眼中所覩者，惟野馬四時寒暑之運，孰隆施是而其伏也無窮，其賞也無盡，其精靈與余俱，亭列于前者不可磨滅，迄今煌煌猶昨日餘者安存耶？

山水之勝，非徒觀其景，而亦觀其所以勝之由。夫山之勝，在於其巖峭、其空豁、其幽邃、其清涼。而水之勝，在於其潺湲、其淅淅、其淙淙、其泠泠。然山之勝，亦在乎其草木、其鳥獸、其風光、其雲霞。水之勝，亦在乎其魚鱉、其萍藻、其荷蕖、其蓴菜。此山之勝也，亦水之勝也。然山之勝，亦在乎其人文、其詩話、其碑記、其遺蹟。水之勝，亦在乎其漁釣、其亭榭、其酒樓、其茶館。此山之勝也，亦水之勝也。

胥山銘

唐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羣靈下慙蒸人乃啓忠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旣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瞰鷗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謬也吁

善父爲孝記曰父讐不與其戴天諫君爲臣經曰諸侯有誣臣不失國當枕于宋鄭絕楚出疆在乎爲未宦臣在奢爲旣壯子坎塲伏節乞師于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仇騷人賦爲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旣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内越恁又顛大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先失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

出口而車甲已困于齊矣蟹稻已奪于歲矣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屍投于水濱憤悱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鷗羣飛陽侯夾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怫于越夕于楚乃退于是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逐之笳簫和之百城聚觀大耀威靈卷沙墨裂地灰截若岍坼成坑迎潮氏格之如呂梁丈人爲靈戈威矛激浪百重渚塞不先跳檣揭舷再飯之間絕其音聲蕩滌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脂有鹹有腥遙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雞林扶桑交

臂于卯階。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罇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觀斗氣。銘曰。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爲人爲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弓挾矢。杖其實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蒸報子妻。殲鉏直士。赫赫王閭。實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楮。瞻昭乃烏。後王嗣立。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嚭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諫。抉眼不入。投于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類

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瀆齊。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鎮海樓記

山陰徐渭

鎮海樓相傳為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
 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
 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
 樓 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
 書晝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
 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命總督直浙閩軍務開
 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某官某等

謀復之人有以不急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翥長騫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徃徃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鐘鼓

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暑啓門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徃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群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祈歛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毋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某官某某等捐於公

者計銀比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構甃石為門上架樓樓基疊戶高若干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征討日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攝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公自記此文代督撫胡梅霖先生作胡贈以一字

一金公即以此金築室

湖木遺錢塘而東擊河後所從來遠矣沮洳為桑林之區而久乃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江之故地其來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為桑林之區而久乃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江之故地其來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為桑林之區而久乃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江之故地其來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

一金公唱以批金葉室

錢塘六井記

宋 蘇軾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為桑麻之區而久乃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為相國井其西為西井少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

錢塘縣志
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畧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

米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通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

錢塘六井記
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墻扁鑄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塩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六井今半不可考，而此文清滌踪跡儼乎可尋。

題普福嶺萊蕪侯曾祠壁

浮梁張汝醇

武林山水清嘉。卽亭墓園林。往往古跡輝炳。郡史有
足取徵焉。墓如岳武穆于忠肅林君復張伯雨。又奉
祠如萊蕪侯曾子洎李鄴侯白太傅蘇文忠。皆在南
北峰下。顧瞻山川。眷懷德業。雖日月寢遠。并足增重
林泉。御史守相而下。莫不歲時展拜致敬。而萊盛俎
豆。非鄉民卽子孫。世守不廢。因念南渡之衣冠。與江
上之陵寢。荒烟草莽中。已不可復問。當時富貴。真有

不能與高賢較輕重也。夏日過麥嶺，小憇萊蕪，侯曾
祠下讀，直指李公炳祭言於壁，感而題此。一寄愴然。

過楓林記

錢塘鍾人傑

楓林在城西南隅，枕岡帶郭，境頗幽迥。際秋老霜新
之候，悠然一往，會心正不在遠也。歲辛未重九，望後
二日晨起，霜風蕭然，日氣爽潔，不知何從，忽動登眺
之興，欲出郭，念無可與遊者，遂獨登侯潮城，循雉而
西。城因山起伏，不復規規，蟠整委蛇，旋拆足可送遠
目。適遊履也，甚有如石梯峻而無級，可拾者，頗費登
頓。頰見枯藁，斷梗淨無泥滓，殊可偃卧，遂舒體少憇。

甫轉面忽江沙無際日光極處如烟霧滅沒而後已
心懷蕩然覺飄飄有凌雲之思回念妻孥累真醯鷄
甕裏事也復進數十步野雉聞人履聲驚起草間五
色離披拂顙越城而去如意在雉先手可搏取也將
近楓林女墻竟與人家菜畦坦接穿籬度芥轉一拗
則楓木千本障天蔽野了無雜樹時夕照已轉林腰
橫射葉上光彩如潑丹砂者正坐吟遠上寒山之句
希微間踽踽影動定視之乃一野衲掃落葉耳追晚
風景蒼涼凜不可留望龕燈明處亟投漸聞石磬乃

三茅福地遂由石徑出而歸

遊高亭山記

元 鮮于樞

元貞元年四月廿日道客臨平鎮晨起買舟堰下出東新橋自高亭山以北岸多野酴醾香氣酷烈薰人欲醉晚宿廣嚴院僧普聞好奇喜客置酒西有樓下夜分乃罷明日遍歷殿廡得唐玄覽法師碑於東廡之下乃開元廿三年集賢學士徐安貞撰諫議大夫褚廷誨書云師姓褚氏其先河南人食萊錢塘因家焉師生而懸解從慧昶出家本邑有故隋華嚴寺乃

師俗緣之地因成此院後改今名碑經焚燬今不可
讀寺有錄本遂得其詳僧又指護伽藍神曰此玄覽
法師之祖褚河南也是日行者過期未出普聞者煮
筍薦酒復飲故處大出書畫誇客中有淨師草聖四
大幅圓熟有法師殊可喜問之乃寺僧也紹興初嘗
被召作草首書名花傾國兩相歡宋主不悅賜罷今
錢塘人家所收稱王逸老合作者皆其書也又東坡
趙令鑠唱和真迹一卷坡詩集中有之令鑠有詩聲
集不行世因令錄之序云子瞻和予致齋詩有端向

甕間尋吏部老來唯欲醉爲鄉之句因道薄酒兼成
斐章冀發笑也古人醉以酒蓋亦有所寓一飲百憂
忘淘淘朝復暮公欲醉爲鄉甕間尋吏部惜取青銅
錢濁醪安足酤敢竊好事名聊資子雲具巧手斧鼻
端此情知有素東坡和云伯堅惠玉膏兩壺且枉佳
篇次韻戲答神山無石髓生世悲鬢寓坐待玉膏流
千載真且暮青州老從事鬪上非所部惠然肯見從
知我困市酤開瓶自洗盞肴核誰與具門前聽剝啄
烹魚得尺素伯堅又詩云子瞻辭免起居之命令鑠

復用前詩之韻一首以勉之登州與儀曹到官如旅
寓螭陛鳳皇池翱翔未云暮冰雪照人清黃色盈中
部譬如千日釀一宿陋清醕載筆無多辭公真濟時
具嘆息賀德基尤知我尸素自此次韻題其後者一
人劉握以詩跋者四人湯思退孫仲和葛立芳陳之
茂以子孫題者四人蘇籍蘇嶠趙伯醇劉岑觀覽署
名者十人陳相汪應辰鄭作肅范彥輝芮燁徐度凌
景夏尹熺劉攽姚述堯最後王明清題云英宗潛龍
日居穆親宅與宗屬淄恭憲王遊從厚善慶曆八年

歲在戊子兩家各生子同年月日時其後英宗入繼
大統所誕卽神宗旣卽天位以是日爲同天節恭憲
所育迺太僕伯堅也爲本朝登進士第之冠易文階
最先子孫蕃衍世科相望聲華焜耀以至于今五行
之說其可不信哉僧之伯堅子孫今居臨平貧不能
自拔此卷近年以粟易之其他無可錄者是晚始與
行者別明日將還普聞曰此去佛日十里而近有寺
曰淨慧山水最佳寺有東坡題名真迹不可不一到
於是自下山乘馬沿田塍轉村塢詰曲行香篆中如

是者數里過黃鶴山地始平路漸廣峰巒秀拔林麓
深邃夾道清泉如奏琴筑是時小雨灑止雲日鮮潤
四顧闐然唯聞一鳥啼長松修竹間同行者人人自
失謂真在武林桃花源也少東遙見飛閣出木末導
者云已到山門矣乃揖蒼髯叟酌甘露泉而後入時
已破午群僧皆醉住持覺老入城遂徑造方丈得東
坡真迹於法堂東壁云祖老入山之十三日述古赴
南都率景達原叔子中子瞻會別于此熙寧七年八
月十二日字方四寸許又有贈榮公五絕句石刻詩

見集中循東廡下入庫堂觀渥洼池池泉玉色出東
北山之麓有石坡陀半在水中因公有不堪土肉埋
山骨未放蒼龍浴渥洼之句遂名回抵西廡入藏殿
觀元豐間所書經藏有巨蛇不敢近者久矣將出得
兩石於山門之左乃楊無爲司馬才仲秦少遊之詩
楊云元祐元年六月十五日還自海上入佛日山淨
慧道場瞻禮懷禪師塔時長老彌公卽阿育王大覺
禪師之嗣也道予出山酌甘露泉而別因留詩云佛日
山前水行人甘露杯須知源派遠直自四明來才仲

云水冷苔生暈風高竹度涼道人何處去春色半滄
浪少游云五里喬松徑千年古道場泉聲與嵐影收
拾入僧房楊則手書才仲少游之詩皆范石湖追寫

臯亭儀和泉記

武林胡胤嘉

南陽張又新著水說慧山泉置第二之目余少時再
往嘗之恨在三百里之外難以數至近有載至者味
多宿敗不如安平半月泗水在吾三十里內宵旦可
汲也半月安平泉蘇子瞻游其上皆有詩紀石其色
藻綠可鑒第不能發諸茗顏色滋味泗水地脉微濁
前輩邵康僖諸老煮泉賦七言詩亦自矜重余墳墓
在臯亭弱冠從超公游嘗其山泉洒然快心其泉自

清。草。薇。香。者。佳。青。草。急。流。迅。湫。襍。樹。疎。挺。水。葉。遍。映。光。色。尤。絕。每。坐。其。旁。不。俟。漱。滌。煩。垢。如。洗。余。與。去。病。酷。愛。之。始。屈。其。三。泉。矣。甲。辰。冬。遷。先。碩。人。柩。于。錢。塘。大。雄。山。山。圍。水。中。僅。八。里。出。泉。濫。若。乳。汁。不。堪。甌。蟻。之。汎。一。日。從。家。公。策。杖。鑿。源。見。山。麓。一。區。方。廣。可。八。九。尺。計。甃。石。團。砌。清。水。湛。然。斷。碣。隱。隱。草。際。字。畫。磨。滅。洗。而。讀。之。曰。儀。和。泉。淳。熙。三。年。三。月。十。日。吳。興。沈。彥。重。立。共。二。十。四。字。餘。七。字。漫。不。可。讀。更。不。知。起。何。時。掬。水。相。啜。家。公。喜。曰。大。不。減。慧。山。也。丙。午。正。月。七。

日。又。同。道。載。過。之。道。載。曰。阜。亭。峻。烈。削。人。此。泉。清。和。似。勝。之。余。曰。是。其。所。名。以。也。三。月。二。日。余。又。過。之。居。人。出。券。紙。示。余。孝。瞻。曰。勝。自。我。得。何。必。定。爲。几。案。間。物。余。笑。曰。使。我。稱。儀。和。泉。主。人。不。其。益。親。遂。以。萬。錢。售。之。因。坐。而。嘆。曰。淳。熙。迄。今。五。百。餘。年。已。沒。於。荒。烟。野。蔓。矣。一。朝。自。余。發。之。可。怪。也。然。余。有。疑。焉。陸。鴻。漸。張。子。同。號。僻。茶。菴。鴻。漸。晚。年。隱。居。茗。上。子。同。携。樵。青。竹。爐。往。來。其。中。未。聞。一。名。此。泉。何。也。子。瞻。倅。杭。時。名。泉。無。不。搜。鑿。題。識。於。金。沙。則。云。細。泉。幽。咽。走。金。沙。於。

冷泉則云能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
中書於安平則云鑿開海眼知何代種出菱花不記
年於虎跑則云虎移泉眼趨行脚龍作浪花供鼓掌
至夫記參寥銘六一可謂徘徊賞味情有餘致而獨
遺儀和豈泉之遇合各有時耶昔李文肅平生未嘗
優異及輦載慧山泉數千里不問費耗致有水遞之
誚今余且私儀和有之就山擁抱之勢駕亭其上爽
靜在眼一嘯一歌江湖之思滿襟矣安得無驕矜之
色哉遂援筆作記時萬曆丙午三月望日也

撫武林泉事溫秀而核

臯亭安廬記

華亭董其昌

道人不三宿桑下。若俗人多諸眷屬愛染深濃。則雖精藍淨宇。久依非過。何況傾貲創建。不爲自安。迎善知識。經行宴坐。說法其中。開人天眼。恭敬供養。畢生無厭。又何況性樂閑曠。長依導師。入室小叅。串習禪悅。乃至維摩有法喜之妻。龐媪識草頭之意。此之偕隱家風。何止布金功德已也。蓋武林之臯亭山花桐塢有安廬。懷泉鄒居士所建。以居慧文法師者。文師

遷化。又以居幻有耆宿。文師專明。台觀學者。奔湊此廬。遂爲荆門玉泉。幻師純提祖印。學者亦奔湊此廬。遂爲德山峰頂。武林琳宮梵刹。不知其幾。而居士之力。最專緣最勝矣。是不可以無記。居士醇厚博大。願如其心。急難振窮。了無德色。每游宿於招提。不恡情於財施。厥配朱氏亦佐之。武林人人能道其事。因其子文學之。嶧光胤樹碑述此菴緣起。而附載其畧如此之。嶧孝友修內行。從予問業。能廣先志云。

武林山水皆環郡城西南。而臯亭獨在東北村塢。

幽閒花竹妍靜善讓湖山。而自爲勝。故高僧名士多樂游處於斯。

雲棲禪院記

華亭董其昌

杭之山自天目來帶苕水挾聖湖南盡於江折而東是爲鳳凰諸山宋之故宮在焉遡流而西二十里是爲五雲山循山麓而西四五里是爲雲棲塢則今蓮池禪師之道場也坡陁坻平巖谷堂密劃然野處而不與湖山爲羣境則變喧而幽土則去穢而淨一似遺世者山當江之三折海門濤頭雲湧而霆擊者至此蕩然爲平川洋洋瀾瀾怒氣消盡一似忍辱者繇

東崗而上有壁觀峰，青龍泉出焉。中峰之旁復出一泉，名曰聖義泉。西崗之下復出一泉，名曰金液泉。涓涓甘冽，汲灌不竭。一似利生者，此非有道者莫能居。而居之者亦於道力有助。自宋伏虎禪師住山，以至國朝，雖天禧中稍闢爲寺，而遞興遞廢，夷爲藜莽久矣。師以隆慶五年托鉢此村，若有冥契曰：吾骨人得骨山，可以老矣。縛茅三楹，經禪宴坐，有終焉之志。環村四十里，數有虎俵。師以慈止殺，虎不爲暴。歲旱禱雨，輒應。魃不爲災，居人異之。爭來作室度材於家山。

仍礎於故址。民大和會焉。師曰：毘盧宮殿，徧界徧空。草昧經營，無勤檀施，惟法堂奉經律，禪堂以棲僧。茲所急也。旣落成而百年廢刹，遂復舊觀矣。此雲棲之緣起也。師之侍者以爲古德破荒，衆檀積力，不可泯沒。請余記之。余可以知出世事，而且有感於法道盛衰之際也。在昔唐宋時，士惟薄將相不爲者，始去而爲大僧，以了百千億劫之生死。故其戒行之嚴，宗風之峻，直可感鬼神，駟異類。或爲道俗所皈依，或爲帝王所禮敬，名藍淨刹，於是繁興矣。蓋其盛也。近世以

經術收儁士。士所不收者。方自引而食於僧。是以赤
縣神州。列刹相望。圓頂方袍。聚廬而處者。百十爲輩。
卽而求之。所謂禪講律師。如古尊者有幾。假令大年
削牘。寂音操筆。二百年來。可應傳燈僧寶之選者。又
有幾。則雖金碧土木之莊嚴崇之。至於天而廣之。至
於十繇旬何益。蓋法道之衰相見矣。師庠拔名士。始
欲以祿養爲孝。旣以弘法報恩爲孝。騏驥壯盛而龍
象超忽。最初發念。固已卓然。名聞利養之外矣。龐蘊
罄百萬而擲漢水。僧紹冒三毒以開攝山。豈足專美

乎。師自主法席以來。旣歷三紀。行在梵網。志在觀經。
標淨業。則東林。立清規則百丈。析義疏。則玉泉。辨宗
乘。則慧日。摧陰魔。則板度。空排戲論。則秀鐵。面雲棲。
雖幽迥荒率。無諸莊嚴。有具眼通者。必曰先佛塔廟
在矣。有具宿命通者。必曰某古德再來矣。毘嵐偃岳。
而不波。大浸稽天。而不溺。是雲棲之興。法道大有賴
也。夫師所著有彌陀經疏鈔。緇門崇行錄。禪關策進
等書數十種。鉉行於世。師俗姓沈。名侏。宏字佛慧。仁
和人。

此處有十餘行極淡之文字，似為後人所補或原稿之殘存，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

橫山草堂記

嘉禾李日華

武林山水秀甲天下人所競趨在明聖一湖南北兩
嶠六橋三竺寶馬鈿車相為徵逐是猶挹西子于簾
前峩粧艷粉得一却顧以為厚幸矣至于屏曲口脂
解襟香澤漠乎不相親也韻者乃走西溪得其舊深
窈窕盤紆演衍之致至于竹翠萬屯梅香十里耳目
清曠口鼻芬霏似非塵境可謂極則矣然朝往夕迴
春濃夏寂有時日之玩無彌歲之歡要狹斜之逢鮮

床第之密猶淺之乎其爲遭者昔真實馮先生溯溪直抵留下指蒼靄碧煙沉沉莽莽曰此中大有佳處因策杖運肘期規百弓地爲香山西林之續不意竟爲湖面綺情所妮僅築快雪于孤山而歸其蛻于此可歎也大都居山者創發靈竒開鑿幽閤必藉神智軼材又必厚以天福然後舉焉否則或絀以俗務或奪以異好或神理暗妬或已操不堅不遽有也不終有也抑或點綴失研裁合無度林慙澗赧爲瘠爲疣卽有之不足發舒秀媚攬吸華妙是以山者飛真之

下宅闢山者慾界之陸仙也余友江邦玉繫襲組圭夙耽湘素人遊天居霞月在抱詫靈鷲之低颺弔湫龍之渴蠖堤桃止供卻扇橋柳無足繫驂冶女情柔霄賓唾遠一日擔書負笠從留下孤進又廿里達橫山之趾玉峽互踞珠瀑四垂清響振琅竒姿絢綵天日射之晶晶如張帝青寶網雲氣奔突忽歛忽開兜羅之卷舒無時優鉢之敷榮或現邦玉顧而樂之歸罄篋筥歲月規置遂有卓茅之地若干畝又以餘暇秉鋤旁近劚山肝之腴引海眼之溜磳确者塚以佐

培。塿。竊。窳。者。導。以。輪。涓。瀝。絕。則。布。圯。高。則。沓。級。平。則。空。以。延。月。翳。則。剪。以。逗。雲。凡。剔。舊。壤。十。之。四。得。新。泉。七。之。五。而。後。垣。之。藩。之。屋。之。堂。之。樓。之。閣。之。亭。之。榭。之。漏。之。庾。之。柵。之。構。結。之。事。因。材。于。山。呼。匠。于。谷。設。繩。于。心。司。契。于。目。不。筮。不。兆。不。禱。不。祈。不。謀。于。室。不。告。于。堂。所。往。來。而。山。居。成。邦。玉。曰。是。居。也。去。吾。舍。不。五。十。里。一。出。湧。金。門。繇。淨。慈。梵。村。入。朱。橋。而。得。徑。空。澗。蕭。散。江。湖。原。隰。其。蕪。帶。也。一。出。錢。塘。門。繇。昭。慶。佛。慧。永。興。踰。大。嶺。而。得。徑。幽。邃。透。宛。古。梅。脩。竹。夾。植。森。

峙。其。擁。護。也。入。山。貴。幽。故。余。多。取。西。溪。道。焉。王。無。功。居。河。渚。以。便。還。家。伏。臘。淵。明。住。栗。里。亦。悅。親。戚。之。情。話。貞。不。違。俗。予。其。希。縱。乎。戊。辰。春。余。適。在。武。林。懶。宜。主。人。秦。心。卿。邦。玉。兒。亨。各。御。軟。輿。隨。健。僕。時。西。溪。梅。已。半。殘。樹。頭。零。玉。陌。上。墜。鈿。猶。堪。拾。也。比。日。春。陰。醞。雨。未。就。放。晴。無。期。氣。候。殊。美。輿。所。經。俱。在。翠。光。竹。樹。淙。流。灑。淅。間。有。時。驀。然。震。地。則。山。民。治。楮。之。碓。漚。漚。曳。行。則。野。樵。荷。薪。之。聲。山。靜。日。長。真。同。太。古。俄。得。六。松。天。矯。似。龍。驤。首。騰。上。俱。大。十。圍。高。百。尺。寧。獨。九。里。

即天壇王屋應不踰是假令闢其下得百武以與青
猿黃鶴相賓主境應獨絕爲局土穀祠前未堪動從
是抵山居僅二百餘武亦邦玉關山時出入意中者
已泉益壯爲蓄翠泉竹栢影涵浸如吠琉璃也橋其
上曰漱雪白波嚙石齒狀色與聲也從橋漸進不拾
級而趾益高遂達平曠織竹緯荆小作儲胥以拒麇
麇曰鹿籓籓南列垣門曰扁岫是居不徒遠障週遮
而山之玉骨蓓姿巉然彌布內壑局之者表內美也
又南爲竹浪居質當篠簜之屬森映踰畝輕颺拂之

簸宕成漪得竹最親處也繇左五折爲空蘊菴以奉
大士庭植梨樹一株春時弄色于細雨微煙恍玉人
之初沐也左曰香夢窩主人燕息所也右曰掛屐寮
以奉來遊之賓後當西嶺松栝蔦蘿糾纏蔽翳若負
戾然僅露峯杪類窺墻之髻曰雲髻軒庭北曰巢松
閣左曰雲肆地益高摩蒼虬頂吸雲表露紀實也轉
南正當午峯曰悠然見南山陶句若爲此設也稍西
又闢一境度澗爲修廊廊之端架虛閣小闌可憑衡
水可坐泉落珊珊振佩走珠可俯窺可側聽曰留屨

以客至是必行爲止步爲徐也其廊屈曲曰卻月以象形也廊有溪如沼泚可濯曰浴硯溪溪左右奇石纍纍可拊可就曰泚筆壘吟咏揮運選勝遶幽必此其最也又緣溪而進啓一戶曰花源雲構內有傑閣三楹掀髯注目遠近諸岑窮詭極變頽然領之曰醉山樓樓下曰偕隱用修鹿門故事又北曰藏山舫山蹊四距屋其中軒檻洞明兩崖對峙可觴可琴舟以任載遊移而泊然置之壑中根深寧極道之奧也出樓南一小峰亭之曰霞外放目寥廓龕赭擊雪之濤

滄溟沃日之浸萬晦億疇千蹊百綫俱挾翠嵐紅景與雙瞳相值觀止矣余來宿掛屐寮三昔又聞道走一丈巖奔雷鬪霆之下班坐石上縱談劇謔勺泉飲之爽同沆瀣歸而執筆敘述宜有秀韻而竟不能也廬山西林必香山自記始無遺情余徒歎邦玉膽智神韻與福緣之厚爲真實先生所遜而已不足增草堂之槩也

李君實所爲橫山草堂記乃兼昔人名山記與名園記而自運一家言變幻離奇翻空獨秀輞川之

詩嵩山之騷無所不備妙處在片言點綴土石皆靈又若舞袖一迴幕歷無際本隱之顯散局為通讀之者不知此園為江邦王之私亦不知七十二峰之間創此奇境殆飛來峰之續耳雲間董其昌題

橫山草堂記

明 江元祚

客詰橫山樵子曰達人安于容膝子居室之外有澹圃竹樹池臺亦云侈矣又况結境幽奧城市之中儼然丘壑能閉門即深山也何乙卯迄癸亥不逾十載又營草堂得毋取境過奢乎山樵曰噫余豈貪于取境者哉蓋欲以可進可退之身寄之山林城市者也故兩營焉以為藏身地耳客日子言是矣第草堂奚加于澹圃每見子過澹圃如寄入草堂如歸何哉山

樵曰澹圃之不得匹草堂猶培塿之不可當衡華也
請爲子言之草堂結于黃山黃山舊名橫山土音呼
橫爲黃遂相傳爲黃山云離吾家五十里許其途有
二一繇湧金門以平湖長江爲徑歷淨慈而梵村入
朱橋一繇錢塘門以古梅修竹爲徑歷東嶽而西溪
越天嶺二徑俱勝一蕭曠一幽邃入山宜幽予多取
道西溪焉西溪抵吾菴路過半矣延途茂林森夾碧
澗紆流村落茅亭不數里一憩且轉折煙迷如入武
夷九曲非止行山陰道令人應接不暇也近菴二百

餘武更有六松大十數圍高可百尺古榦龍拖蒼姿
翠滴每箕踞其下清冷之氣逼人不惟爲橫山翹楚
卽三竺九里亦遜下風惜局于社垣之間殊未得所
耳然峭峙路傍與佛慧古樹法華老梅均爲吾往來
快觀若干百年來預爲山居闢此佳徑也繇是漸入
深壑竹陰轉密日影不得漏落有溪一灣潺潺橫瀉
雪浪漱石齒間予磊石爲橋卽名漱雪更值桃其岸
取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意傍有一泉
尤清澄可弄中涵竹色因以蓄翠題焉過此則白雲

橫山草堂記
蒼靄斜封小徑而一種幽深之致能令人意自遠再
歷高阜松筠夾道逶迤而入編竹爲屏曰鹿籓籓內
復闢曠地植梅數十本冬月香雪平鋪亦不減孤山
疎影此處一望翠竹成窩青山作障兼多林木掩映
茅簷而籬坦一帶橫亘山腰如作關柵予戲謂友曰
向使靈岫山早亦如是未必飛來爲吾西湖作勝地
也因顏其門曰扁岫進此有堂高出竹杪風枝掃月
如奔綠浪遂名竹浪居從此左支五折而進淨供梵
王則名空蘊菴菴前梨樹一株疎秀入畫及夫花發

春雨微濛嬌香冷艷渾如美女初浴瀟灑風前也左
曰香夢窩予寢榻在焉右曰掛屐寮以欵吟侶稍後
曰雲髻軒峯露墻頭如人行于墻外而見其髻然庭
北有閣二松翠翳日雲壑掛窻署曰巢松曰雲肆閣
之南又有軒結境虛敞桐陰蘚石點綴堦前竹露松
風時送秋響更枕小澗旦夕沸聲非特眼界間遠抑
且耳際多韻偶舉陶句曰悠然見南山取其面山而
悠云耳稍下數級臨所枕澗因堪浴硯卽以名溪溪
上架一艇曰留屨令得憑欄醉目觀星浪碎飛或汲

流煮茗坐以談玄故來遊者不致徒跣而過越是地多竒石余稍爲布置可倚可憑曰泚筆壘就其高下屈曲嵌一修廊宜吟宜步曰却月廊盡另闢一竇臨山臨流曰花源雲構內有敞閣三楹山翠環擁犬爽人意當雨雪之晨霞月之夕挹嵐光之變幻觀浮雲之卷舒能令骨癡心醉李九疑先生題曰醉山深得此中之趣者也下有曲室曰偕隱謀畜妻子處再進有半閣曰藏山舫取式類舟兩崖相夾如泊富春山下境之最幽絕者出樓南曲徑陰深蜿蜒而上構一

亭曰霞外參差峰岫浪擁眉際寥廓江海鏡鋪目端加之朱氛煥衣白雲擡足予每登眺便覺體氣欲仙惟圭皎皎霞外之句余向喜其立論超曠而今竟得其實際矣他如菴後有玉峽水豹躍泉足供瓢飲何莫非山樵清享山後又有曰龍潭千丈巖可暢遊覽何處非山樵樂地乃知草堂之構旣屏以崇山峻嶺復遶以茂林修竹前則江湖梅松爲徑後則巖石泉瀑爲隣誠爲造物所鍾必厚以天福而後樂此予薄福人願依棲焉敢自期耶第論人生斯世上者樹立

橫山草堂記
勛名卑者窮極聲色最下爲守錢虜究竟不過爲此
營絆一生今吾寂居草堂于聲也以松風泉韻代于
色也以山光竹秀代于名也則山人樵子是吾名于
利也則無事無費是吾利人世之馳逐吾既有以易
之而又取之無不足則安得入草堂不如歸哉至于
功成身隱吾未嘗有子房之勛業潔身遁世吾未能
如子陵之高尚可進可退吾俟吾命以山爲家吾之
性也唯性相近吾將老焉子言歸澹圃如寄子真知
我者夫

讀邦玉記典麗類三都幽奧如桃源瀟灑清曠復
有蘇白之風其間曲榭修廊與夫泉石草木俱可
悉而指也至于令人栩栩神往遊興勃發竟不知
是文是景然則所云胸中具丘壑筆底生雲煙殆
邦玉之謂與泰和蕭士瑋題

豹躍泉銘

嘉禾李日華

崇禎己巳三月江邦玉書來云疇歲之腊有豹興伏
草間注視良久遶山後麓而去爪趾所及清泉沸流
若相余茗事先生其何名此泉且以乞銘余以豹躍
名而銘之曰橫麓儒仙含文負質靈脉潛孚神有明
錫班如之雄跳浪草棘剡爪抉砂脩軀轉石涓涓玉
流以涌以溢匏蠶競臻甘寒備給劍吐白蜺研噓玄
齋漱滌六潤噲納九液兎兒孩乳虎跑妃匹於萬斯

年源源綆汲。

功山泉銘

海陽黃嘉惠

功山在錢塘之定北鄉爲予菟裘之處古名洋井畝
畝有泉一穴冬夏湛碧一日培土三尺泉亦隨升如
古之趵突以竿測之深一丈有六爰人携芥茗與虎
跑泉煎煮啜之較香味尤勝予性嗜水弱冠夢舍旁
井泉湧溢屢屢壯年謁選金臺爰人稱有滿井挈伴
相過謂已符若夢豈意復驗于茲乎乃占得井之上
爰其詞曰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今泉之清潔可

掬而取無垂綆之勞其爲功多矣。泉在山中乃命其地曰功山。因爲銘曰：泉出茫茫可以養吾蒙，泉出靡窮可以昭汝功。繞厨逼而潛通，溉田疇而乃東滌。吾襟而鑑吾影兮，吾願與爾長相從。

錢塘觀潮記

宋 吳儆

錢塘江潮，眎天下爲獨大。然至八月旣望，觀者特盛。弄潮之人，率常先一月立幟通衢，書其名氏以自表。市井之人，相與哀金帛張飲，其至觀潮日，會江上，眎登潮之高下者，次第給與之。潮至海門，與山爭勢，其聲震地。弄潮之人，解衣露體，各執其物，奉旗張葢，吹笛鳴鉦，若無所挾持，徒手而群附者，以次成列。潮益近，聲益震，前馭如山，絕江而上，觀者震掉，不自禁。弄

潮之人方且賈勇爭進有一躍而登出乎衆人之上者有隨波逐流與之上下者潮退策勳一躍而登出乎衆人之上者率常醉飽自得且厚持金帛以歸志氣揚揚市井之人甚寵羨之其隨波上下者亦以次受金帛飲食之賞有士人者雅善士一旦移于習俗之所寵心顧樂之然畏其徒議已且一躍而上與隨波上下者有時而沉溺也隱其身于衆人之後一能出其首于平波之間則急引而退亦預金帛飲食之賞而終無溺沉不測之患其鄉人號爲最善弄潮者

久之海神若怒曰錢塘之潮天下之至大而不可犯者顧今嗜利之徒娛弄以徼利獨不污我潮乎乃下令水府懲治禁絕之前以弄潮致厚利者頗溺死自是始無敢有弄潮者

遊浙江潮候圖說

元 耿伯宣

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為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于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渾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歛束逼礙沙渾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拘怒不洩則奮而上躋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為東南之

八

八

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儀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于朔望，虛于兩弦，息于朏魄，消于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為陰精，水之所在，日為陽宗，陰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于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于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

朔望之候，天地之變，故潮大于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于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為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輳，舟航之所駢集，浙江為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于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

吳亨壽答起崖論潮書

至元十八年秋八月十有八日足下觀潮浙江亭明日書以遺予若致疑于逆流之水有可詰者朱子註騷謂潮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則亦未嘗無說敢爲足下誦所聞焉蓋坎本月之體月本水之精月與水一而已矣在天爲月在地爲水天有陰陽太少而月爲太陰地有剛柔太少而水爲太柔古人以方諸取水于月其氣類固相感也而况夫子午之位乃陰陽之始于其所始而月加焉則陰與陽感而陰

以升陰與陰遇而陰以盛水陰類也當其所加之時湧而逆上從其類也月一晝夜凡一加午故潮一日再生月一日退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潮日遲于一日所以初三之潮晝遲而入十八之夜十八之潮夜遲而入初三之晝也一月之間生明生魄潮亦再盛焉生明之潮則自前月二十六長水謂之起信歷晦朔至月初三謂之大信初四潮勢漸殺謂之落信歷上弦至月十日謂之小信生魄之潮則自十一始長歷望至十八而盛自十九始殺歷下弦二十五

而衰。其起落大小之信亦如之。天下之至信者莫如潮。生落盛衰各有時刻。故潮得以信言也。月于一月之間。漸遲而縮。一日潮于兩信之內。漸遲而縮。兩潮秋月最明。秋潮最盛。亦其理然也。又嘗考之坎爲月魄。離爲月魂。震生明也。兌上弦也。乾望卦也。巽生魄也。艮下弦也。坤晦卦也。生明之盛。非無故而盛也。坤一索而得長男。故盛過。兌少而往則衰矣。生魄之盛。亦非無故而盛也。乾一索而得長女。故盛過。艮少而往則衰矣。驗之于月。參之于卦。潮之理其殆庶幾乎。

或曰誠如是則陽之盛莫如乾。陰之盛莫如坤。潮不于是焉大。而顧大于震明巽魄何耶。曰茲又先天後天之說也。不本諸先天。無以見造化之全體。不參諸後天。無以見造化之妙用。先天之卦體也。乾坤離坎。位于四正。震巽艮兌。位於四維。而月之周天實配之。後天之卦用也。退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父母老而不用。而長男代父。長女代母。居東南生長之方。天地間萬物萬事。咸于此乎權輿。故其爲氣也。莫盛焉。而潮之大信實配之。月配其體。則陽爲明。陰爲魄。而乾

坤當望晦之位。乃陰陽之極也。潮配其用。則長爲盛。少爲衰。而震巽當大信之候。乃陰陽之長也。夫如是。則其不乾坤而震巽。也有由矣。或又曰。亦何以知其必取于卦耶。曰。以納甲家啓之。納甲者。如生明之月。昏出于庚。震則納庚。生魄之月。晨見于辛。巽則納辛之類。是也。陰陽者。流用之率。驗則月與卦相爲用也。審矣。潮而有取于月也。不亦有取于卦乎哉。或又曰。月之說。然邪。則潮之爲候。亦宜。月半以前。由微漸大。月半以後。由大漸微。以象夫三五而盈。三五而虧。可

也。今乃與明魄之生。兩盛焉。何哉。曰。明魄之盛。固已如前所云。然月一月一周天。而一日之內。則一加子。一加午者也。潮于月。加子午之時。一日再至。故亦于月生明魄之日。一月而再盛焉。月之一潮之再。若不相似。而實相感召。非深于理者。未易以語此。或又曰。子所論浙江潮也。他江亦有潮。其遲速不同。何與。曰。潮之生。必生于月出之海。浙江之去海爲近。故其至也如時。他江所去有遠近。故所至有遲速耳。或又曰。古今言潮者。必推浙江。亦謂銀山雪屋有頭數丈。此

為異爾他江之潮第如湧水復與此不同何與曰浙
江去潮生處近掀天沃日之勢方盛而不可遏赭山
龕山橫于江口頓然斂寬就窄其勢必至于衝激奔
射也他江去潮生處遠遠則必殺故但湧水而已又
何疑焉。

名山勝槩記

卷之十六

浙江四

游新城北山記

晁補之

餘杭至臨安山水記

程嘉燧

臨安至昌化記

自昌化至蜃溪記

洞霄游記

虞淳熙

游徑山記

蔡襄

游徑山記

吳廷簡

徑山凌霄峯記

釋德清

游天目山記

薛應旂

游大滌山記

薛應旂

游徑山記

薛應旂

游天目山錄

唐樞

游東日記畧

馮夢禎

游西日記畧

馮夢禎

天目游記

袁宏道

游天目山記

黃汝亨

游天目山記

伍餘福

游峴山記

朱長春

游弁山記

慎蒙

游道場山記

都穆

游照山記

徐買

游陳山記

沈琮遠

游爻山記

貝瓊

書菴畫溪

何璧

不溪偶記

胡胤嘉

游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趙孟頫

游白蘋洲五亭記

白居易

湖州勝賞樓記

葉適

吳興溪亭記

權德輿

吳興柳惲西亭記

顏真卿

書白蘋亭

李德裕

書聚芳亭

王世貞

游石林記

葉夢得

石林山堂記

葉夢得

湖州石林記

范成大

吳興園林記

周密

游龍眼潭記

董穀

觀海記

方鵬

當湖記

潘之恒

記雪川游賞處

倪思

遊新城北山記

宋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
 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
 卧者如蚪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
 鳴松間藤數十丈蜿蜒如大虺其上有烏黑如鴝鵒
 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
 然僅可步繫馬石嘴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行
 四五里乃聞谿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睟而

新城北山已

顧如麋鹿不可接。頂上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旣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爲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往何境也。日且暮，皆宿。于是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牕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兀之狀。二三子又往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

清激雋快，讀之心魂若刷。

餘杭至臨安山水記

新安程嘉燧

辛卯二月丁亥夜發，抵餘杭城。下明日昇籃輦過城之西門道，左見溪水甚清，深問舁夫云：是茗溪，從天目來，道逶迤隱起若隄，右平田，左陂澤，澤中多蓮芰，莖陂皆臨溪田，亦帶山沿陂，多深松，美篠遠，山色若翠羽，時出松杪，稍前竹益緜密，路屈曲，竹中如行甬道，竹光娟娟襲人，有溝水帶之，或鳴或止，與竹聲亂，鏗錚可聽。幾十餘里，逕折竹窮，復與溪會，溪益深濶。

臨安山水記
道行溪之右。皆高岸。溪流所激。齧多崩圻。樹根時踞。頽岸半迸。出水上。偃蹇離奇。多桑多烏。相溪左。皆平沙。廣隰。松竹深秀。桃柳始華。時見人家。隱林間。估客乘筏。順流下。悠然如行鏡中。溪流曲折。明滅遠水窮處。爰有高山入雲。黛色欲滴。與叢林交。青深溪合。翠森沈。蒼蘂警神沁目。蓋至青山亭。而道折背溪。行山間。至十錦亭。大溪橋。乃復踰溪。則已次臨安。橋以石頗壯。橋上四望。皆山。采翠翔翥。誠所謂龍飛鳳舞者也。馬首一山。形若案。上有浮圖。爲石鏡山。一曰衣錦。

山。吳越王歸燕父老處。山林皆蒙以錦。故今有十錦亭。道傍竹林中。有化城寺。會天雨急。趨臨安邸。按餘杭有大滌山。有金堂玉室。爲第三十四洞天。又有天柱山。居福地之五十七。是日。意於空際。或一覩焉。然昇。夫野人莫能指其處也。

臨安至昌化

旣雨宿臨安邸中。明發。遂行。雲氣淋漓。衣袖皆潤。至九州山路。緣岩屈曲。上下小溪。繞山足。茗溪亦相映帶。而稍遠。俯察水涯。楓檉叢生。溪得雨乍漲。迴縈林

開仰視岩樹宿雨滴瀝數里外人家林木翳然晨煙如縷明滅遠上半入雲霧屢迴不覺旋至其地又前爲一泉山有泉懸石上旁有石磴聞上有佛寺山麓犬牙迴互水木益攢簇至藻溪遂入於潛境水皆分流其中聚爲山市散爲遠村疎數出沒曲有異趣凡若干里道左臨溪故雙溪之下流也望見九里橋山巒岑秀松栢楸楠蒙籠其上人家倚薄其下允橋淺沙馬渡沙際人行樹閒暮色晻靄宛在畫中又一二里抵於潛明日遊觀山亭午始就道時余霑醉輿中

勝槩已失其十九至羅嶺不甚高峻然有巖踞其隘其上透迤旁見林塢其下陡陘迴俯縣邑山縣無城其大不能當歛之聚落然溪谷特迴合縣東石橋亦壯縣南隔溪小山崖壑上有古刹皆足寓目薄暮獨南行溪水上觀寺閣復東渡石橋讀山下古碑碑載縣沿革甚詳惜好事者未嘗至也故記之

自昌化至蜃溪

出昌化之西門門跨兩山之間甃以石竇上有睥睨路緣岩行甚仄岩石嵒巖傍臨大溪中有堰蓄水灌

臨安山水記
水春溪流上平若鑑。其下濺沫沸白聲亦載路。少前有村曰西畹。隔岸一山峰石廉峭。狀如英石。皴剝甚麗。其地多漆多棗多棕櫚。桃李始華時。照籃輦。又前至瀨子溪。下輿從板橋渡溪。流觸石四迸。倒注泌澗。軼越滌。滴跳號。橋爲之撼。從橋隙望見。驚掉心目。其水聞出績溪縣。又前過柱溪橋。其勢遂殺。越華光三跳。二嶺至泥脫渡。乘小舟渡。舟可受四五人。時日色射水底。晶縈的。礫沙石五色如霞綺。淘金漾碧亦異觀也。又四望山翠萬疊如城。近而脩者如龍蛇之飲。

於河。或如駭獸臨河。躑躅而却走。遠者如連山之濤。噴薄離澌。千派萬落。或皦若翠羽。或澹若碧衣之蒙霧。綃殆無以窮其狀。旣渡乃飯於大柳鋪。又若千里至五聖橋。路緣岩斗折。下臨澄溪十餘丈。路險仄。高下岸閒。松檉璫瓏。蔭溪路。時出其杪。有廟閣嵌絕壁。下臨崩岩。橋所由名也。橋已圯。今從上流一二里渡。橋下水激激石。澗水楊蒙羃其上。隔岸有平疇。春華爛然。遠山益層疊。攢矗若廻巧。呈異於險仄之境者。又前有大冥山十餘峰。尤峭削如卓筆。更薄暮過車。

盤嶺嶺高四五里在層山中不能絕出也二月壬辰
記

洞霄遊記

武林虞淳熙

山澤之臞神不能飛形則飛遯荒廣靈官宰之其說
自司馬子微而杜光庭因臚天於山契易天在山中
指也於是禹杭一山五天開焉命曰洞霄云洞霄燬
前元祝融所收媧皇遇之失其巧在昔大臣事主無
狀令事上帝於此此人上帝所簡脫非所簡何乃以
惡人享是帝所爲命祝融氏也帝臣李忠定公綱忤
主意出享帝長子孫禹杭予尚公孫十月晦日朝嬪

海署遊記
翁水部君求廟謁公翁謂蕭臺琳榜吹烟乎三災子
欲觀火宅觀洞霄矣迺公日月之上胡爲乎山中雖
然天柱未折劫灰可燃余一二兄弟從子寥天庶幾
見吾祖焉遂出南門遵南湖清疇遐阡升穀於君蜡
通人狂稿無德色此土之含弘者也溪淙淙浮柏葉
水盡黑可以染田衣柏丹而黑緇白之變亦不容思
將無德色哉思襲水土方嗒然興謠忽華表見雲中
垂雲之書曰九峰拱秀入而挹秀兼山離立掖我者
十里山足濯水中車行如流左右鳴泉不絕若騎鷁

飛海上矣確復鳴與泉相答甚哀迫視之石骨之類
王者確中泣也居人琢之靡之名之聖以鑿米米白
以塗泉泉凝白何樓之豎爭得之螳負而出積道傍
若粉堞水盡白此何色也諸李謠曰斫石骨剗人目
絮不温谷不熟此土之浮鹵者也頃見若形益者意
郭文步澹來旣爾爾不畏虎耶水窮而穹殿立爲賦
靈光其桷絕塵將道風扇之倘古龍深卧若蛟潭捲
秋葉耳上會仙橋望漢時灌莽廢蕪嚙蝕平城故宮
蕭條枯樹睨人上清之座老魑靈夔据而屢舞顧語

諸李斯犬羊之乘宋哉。進方丈拜帝臣朱子之儀問
忠定公果固不在一埃媧皇一賓上帝豈與夫遠遊
文舉取戶洞庭蜚遯其形已耶道士揖予陟洞庭之
戶戶外天鼓一鳴鼓直進延日光者十武拒日光者
二十武照三十武壁多紹興嘉祐人書廼戶外煙射
辰次碧翁失色大滌竒石鏤紹興嘉祐跡者又泣祖
龍氏矣或曰皇鍊石也去戶宿宮曙抵棲真經下塢
趨天柱嶺冒篠援葛頤啄於膝汗浹於背頭岑岑衝
天門僵仆俄而名香發疾良已闌入內門門崇閣足

棲千真其堂雖玄秉燭生白無見頂相有垂其乳此
中宋人書如魯壁得全也登石樓香勃勃起予所受
書三函非宋人書非魯壁書嗟乎竒哉補天之術安
所秘焉下而飲澗歸天壇石室室前一隅竹掃壇極
淨虹橋亘空有人銘壁云與鹿豕遊母憶人間夫夫
但狎鹿豕敢履不避賢豪之虎設值虎不伏反思河
東獅子耳爲之一笑拜禮斗壇下洞狀斗魁石青白
狀縈雲更作旋髮狀傍石釜火傳之薪縱橫蓋辟穀
人炊飯處也誰與掩夫人之壺漿太和官鰥官耳於

時予遊五天之三間，二天則土封之，此土之鄙嗇者也。問五天之主，非復銖衣司焉。市魁逆執其柄，侵疆數千畝，湮靈跡，夷形勝，無論祝融之收，山鬼之乘之，羊之篡矣。噫乎衆妙之門乎！善恢復，惟忠定關秦蕪，由朱子請祀二公以開五天，何畏乎魁黠歸奏記，嬾翁翁曰：天柱在子吹劫灰而燃，在子子元封之佐，祥符之臣歟，則吾祖者歟。

文甚奇崛

遊徑山記

宋 蔡襄

記徑山之遊，臨安縣之北鄙，直四十里有徑山在焉。山有佛祠，號曰承天祠，有碑，籀述載本初唐崔元翰之文，歸登書之石，今傳於時。云始至山之陽，東西之徑二，登自其西壁，絕襟繞，轎行百休，松檜交錯，盤鬱蒙翳，尋丈之間，獨聞語聲，躋稜層，披翠萋，盡十里許，下視來徑，青虬蜿蜒，搏巖騰霄，且及其巔，峽束洞隱，幾不容並行，已而內括一區，平盈坦壑，四面五峰如

手豎指一峰南絕卓爲巨擘屋蓋高下在掌中矣庭
間小井或云故龍湫也龍亡湫在歲率一來雷雨冥
瞠而鄉人祠焉者憧憧然環山多桀木絲杉翠檉千
千萬萬若神官蒼士聯幢植葆駢鄰倚徙沉毅而有
待者導溜周舍鏘然鏐然若鑾行珮趨而中節者由
西峰之北數百步矧然巨石屏張笏立上下左右可
再十尺劃而三之若川字隸文曰喝石巖其傳甚神
並岩被谷修竹茂密嘗以斨力刻竹兩節間成景祐
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字云爾由東徑而往坎窞爲池

遊魚曠空其西逕東折蹴南峰領脰之間平地砥然
盈畝而半偃松一本其高丈其蔭四之橫柯不聳如
芝孤生松下石泓激泉成沸甘白可愛卽之煮茶凡
茶出北苑第品之無上者最難其水而此宜之偃松
之南一目千里吳江之濤可挹越岫之桂可攀雲駁
靄褰狀類不出若古圖畫蟲蠹斷裂無有邊幅而隱
顯之物尚可名指羣山屬聯呈露崗脊矯矯剪剪咸
自意氣若小說百端欲聖知之充而不知其下也臨
觀久之魁博通幽之思生焉古人有言登高能賦可

爲大夫。旨乎哉。子於斯見之矣。曷止大夫之爲也。大凡言之天。鄰地絕。山回物靜。在處人巧。舉可人意。雖窮冬閒寂。未覩夫春葩之榮。薰風之涼。秋氣之清。然取於子者猶在也。既歸無幾何。而曩所歷者。重鈞復結。無一見焉。追而言之。若覺而言。夢使人悄愴。而不知其自也。同遊者。建安黃瑛。君度。嶽陽朱師德。宗哲。又君度之姪子常子美。甥杜沂。皆從遊。其前與謀而後以事已之者。朱宗哲之兄師道。希聖。杜沂之父叔元。君懿。揭陽盧幾。舉之三人。莆陽蔡襄。一與之善。惜乎不及俱也。書所經見。往貽之人。一通。嘗刻竹兩節。間之十字。其遊之年月日也。

遊徑山記

新安吳廷簡

徑山亦有佳處乎曰後山有之遠則大佛頂近則鶯
 窠石而五峰龍井凌霄喝石諸名蹟不與焉何也談
 徑山者以閔敞勝以竹勝以叢林靜室勝已耳蹇弱
 者利其閔敞食筍者垂涎其竹慕道者皈依其叢林
 棲止其靜室予遊客也筋力尚健下之不屑為舖醞
 中。人。上。之。未。能。為。叅。悟。中。人。所。賞。者。山。水。而。已。啗。山。
 水。之。名。而。不。核。其。實。夫。誰。不。以。徑。山。嘖。嘖。也。癸酉冬

暮子客武林適年及吳皜菴攝餘杭遂得借山觀焉。而鶯窠佛頂始出世曷言乎始出世也前人未之遊。前志未之載也曷爲乎未遊未載也路稍危毛不甘。僧弗廬也子之入是山也其地則沃土修篁其寺則飛檐金碧其途則脂磨肪砌曰如斯而已乎。主僧曰未也有凌霄焉然峻甚矣。沍寒風勁先生得無病乎。曰無傷也趨登之非不愕然大也不過如子鄉之金竺云爾曰如斯而已乎曰未也遂徧導歷諸名蹟焉。土愈沃篁愈修云爾曰如斯而已乎曰若是則不能

爲先生解也無已山之背有癭巖陋而迂必無以當先生意奈何曰無傷第指示之其去啣石僅里許耳。腫消而骨露毛伐而髓存向之豐壤變而爲萬仞石谿向之坦途變而爲側足深壑下聞潺湲聲探身俯瞰瀑如怒雷峭壁巉巖屹若鬼斧予喜曰足爲是遊解嘲矣問何名曰無名也每春則黃鳥營巢孚卵于其下姑謂之鶯窠云耳歸寺作詩呈皜菴于是乎鶯窠始出世也其大佛頂者何見鶯窠後窮搜而得之者也曷言乎窮搜也詫鶯窠于遊僧僧曰先生喜此

耶後山固不乏也。第毋厭遠。吾將偕焉。跋涉二十里。觀不償勞。而遊僧于是乎耻且憤矣。踐荆攀藤。履穿汗竭。陞石壁塲之巔。而奇觀突現焉。遠望之。拔地而起。若多寶之涌塔。近觀之。排空而下。若太虛之墜雲。合則全相分。則各身蒂微。腹巨玲瓏。磊疊數重。毫不粘連。其下諸石。仰者企者。瞻拜者。橫卧者。歷級而肩踵躡者。將崩而畧閣者。若捲糕而切斷者。若薄瓊而剪裂者。蓋千二百五十人俱焉。謂之大佛頂。固宜也。遊侶約而不至者。主僧伴如約而至者。予與潘爾迪。

遊僧淨心及僕僮守第。致祥捷慶。不約而至者。菴僧不我湛源惟一也。登者凡九人。設有山足。樵蘇遙見。如是居士上人。隆冬歲杪。或立或坐。或攀躍或偃伏。于懸崖亂石。人蹟不到之上。不以爲仙翁佛祖。卽以爲狂病失心者。爾今而後徑山。可無負冤矣。然則曷爲乎道場。不于此而于彼也。善乎遊僧之言。曰祖師之擇山也。欲其庸而弗炫。淺而易給。爲修禪靜地耳。非爲遊客之賞。山水者。設也。故曰佳在後山。而諸名蹟不與也。然則前山竟無可取乎。曰肥澤婦人而能。

遊徑山詩
育子治家家之寶也。吾烏乎無取。

徑山凌霄峰記

釋 德清

按志龍游閣居翠峰之頂畫拱璇題承雲納日而虛
簷之外曰凌霄閣是知峰頂有閣也會峰頂時見五
色毫光因有寶光殿是閣前有殿皆宋所建今皆廢
矣昔圓照禪師居峰頂十年有坐斷凌霄已十年匡
宗扶教且隨緣之句而古鼎禪師亦居十年由是觀
之則前代住山靡不愛其孤絕想必居之但峰頂無
水况峰高孤迥非藏修地也前月亭法師亦曾於此

講華嚴經以此峰乃五峰之主、雙徑之祖龍也、頃梵
懷慧公結菴於頂居十三年矣、向苦無水、以鑿石虛
巖得泉、可供百衆、大旱不竭、味甘而冽、以從空中出、
如天甘露、因名甘露泉、蓋從來所無也、手植引路松
數百株、異化龍也、予於萬曆丁巳初春登其頂、四望
寥廓、一目千里、因題其菴曰空中居士志超世也、遂爲
之記

遊天目山志

明 薛應旂

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八百
里、亘杭宣湖徽四州、道書謂此爲第三十四洞天、元
和志云天目有兩峰、峰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如目、左
屬臨安、右屬於潛、東西二瀑布、瀆注爲池、名蛟龍池、
又有上中下三池、池上有潭、如仰箕、曰箕潭、箕潭溢
而入者曰上池、懸崖五十仞、上有石壁如門、其環流
而下者曰中池、垂岸三十餘仞、噴湧如雷、懸流而下

注者曰下池其深莫測溢于大徑口小徑口又西南流過於潛會于茗溪經紫溪踰七十二灘會于桐廬以入于浙江

遊大滌山

大滌山在餘杭縣西南一十八里高六百九十餘丈周五里中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人謂此山清幽可洗滌塵心故曰大滌其中峰曰白鹿山上有許邁升天壇丹竈遺跡及大滌棲真石室白菰歸雲鳴鈴龍蛻諸洞有來賢崖有仙跡崖下有九鎖山縈紆凡九折曰天關曰藏雲曰飛鸞曰凌虛曰通真曰龍吟曰洞微曰雲璈曰朝元有撫掌翠蛟桃花飛瀑諸泉全洞霄宮在焉

遊徑山

徑山在餘杭縣西北五十里高三千餘丈周五十里乃天目山之東北峰有徑通天目因名界于臨安上有大人朝陽堆珠鵬搏宴坐御愛諸峰下有徑山港以受山水合雙溪上流同入于茗溪茗溪之源出天目山東流經於潛臨安逾餘杭達錢塘以入于江東

天目山志 八
北流經德清踰湖州滙於具區

遊天目山錄

明 唐樞

章村南至長潭入山峽兩壁插霄蜿蜒夾出峽開只
數武中泚一澗跨歷亂石綉木蒼崖泠泠潏潏盈耳
商角時有青獮改木跳石蓋非人間景亟曲轉約七
八里閱十二險潭每開石窩高四五丈巨石墉列飛
泉噴落如沸下會一泓淵然瀦瀦復出長潭陟步南
陔過高湖菴轉盼諸峻峰岫巉在下茲山爲東南大
宗西自黃山來南支結錢塘北由長興宜興溧陽正

結建康東腰落一脉至湖州乃度錢求嶺分平嶺予
謂其受承當代爲不乏諸山波湧峰遊拱揖飛蹴鳥
道數里懸壑側臨不容聯趾歷中溪灘數尖峰攢合
一阿巉石繡林匝罨轉大洋灣北望石峻壁懸列小
石峰千百如笋茁入爛湖蕩長塢邃幽竒花異草名
藥不能辨記有籐子米狀穉麥可克饑蕩南界於潛
東達臨安度井均嶺長歷彌封岡巨石數百皆片裂
直上爲西天目山山頂銳石嶙峋開一池大旱不竭
西繞而降爲仙殿基今爲金山菴許旌陽禮斗之所

予謂其禮奚禮精神禮之行出石門僅容一體山頸
一徑繞五里至大佛殿山十數峰圍合殿坐山頂正
脉殿西循地爲斷崖塔院杉大五圍右悟道亭轉西
南中峰塔院杉大五圍一本二榦背起石峰轟轟右
巨石峻立高十數丈或五七丈一石可眺錢塘江南
繞而下高峰塔院長崖訝豁中斂而上下覆突前臨
千丈壑右飛泉一落如珠簾東獅子口高峰居之複
閣四層長列數楹其所自名舫室死關自下視之如
螺鬟淨結西張公洞張道陵與高峰試法屈服乃居

右守僧出中峰銅鉢一高麗所製不擊常自鳴又漆鉢四予謂此斷高中精神之所歷殿東幻住菴東歷二峰東塢菴諸峰下迴崖陡峭崖上小石峰百千如林自幻住而降立玉亭險崖突出空中四望峰巒秀簇泉聲隱隱在耳乃下山歷百步磴着衣亭真際亭杉大六圍又卧牛觀音半山東塢脚阮家凡七亭至山脚雙清莊昭明太子駐所度珠藤嶺九鎖塢門嶺爲臨安界又度葫蘆嶺石塢嶺爲餘杭出山

東日記畧

秀水馮夢禎

飛橋與臨流亭相對向坐亭上見素練蜿蜒而出者卽過飛橋溪流也歸且至平溪見子晉季象坐大石上欲詭言飛橋之勝而爲申甫所露過所題奇木石處語二君飛橋當遠讓此然非親到終不斷疑安得向上事如到飛橋時耶小憇平溪僧進茗飲返黑驢源上人具供麵甚佳返昭明寺日正中季象云兩天眼西以石勝東以泉勝惟溫之雁蕩兼泉石之勝余

日君至雁蕩否。曰未嘗至。以圖知之。余曰非雁蕩也。然泉勝一語足以盡東目矣。東目泉自絕頂而下至小仙峰分爲二。其左出者滙爲上下龍池。白龍池玉劔泉而渡飛橋。其右出者爲瀑布。經垂虹橋至臨流亭之下。兩泉合而滙爲蛟龍池。右短左長。勝俱在左。遊人至東目卽大仙峰。罕有登者。况響鑪龍池諸勝乎。大仙無甚奇。但登山不至頂。如謁客。但至廳堂。至于二八靡麗。百物珍怪。必在深宮曲房。非窮搜不能披睹。如粗醜奴婢。階前屋後物。何足比數。而僮父眼

中遂爲奇特。此如入石家厠。而曰誤入卿內。良可笑也。

過此聞牛鳴而住故云然牛鳴自佳何云眠牛也與眠牛相望一石蹲立如怒蛙苔衣遍身其半面尤異題曰半面雲越一亭尋石磴而下卽獅子岩也迤東一二百步見石笋凌空倚立曰玉柱峰上有矮松甚古山民取石耳常至其上可以眺江又進之稍北爲中峰塔院殿甚壯麗有經一載燬于火今重建而塔尚未飾祖師石像甚古有大杉四圍又東爲斷崖塔院又東爲師子寺有經閣及殿殿亦十年前重建像設甚妍麗又東爲幻住庵中峰住處皆以幻名占地

雖勝而屋舍甚陋稍南亂石如笋離立絕壑大類馬鬣因題之曰馬鬣雲卽中峰三年立禪處舊爲立玉亭今廢右畔有僧屋數椽一入啜茶自此至西方庵一徑如髮下臨無際斷處綴以木甚險甚奇四面俱奇峰峭壁賈絕人境後一峰卓起者題曰險絕前一峰瓊空俯瞰者題曰懸厓撒手乃從龍門取路而返龍門者兩山對合中通一痕可走自立玉亭至龍門怪石如籜如獸如劒戟者林林千指奇松如畫者無算旣至千丈岩初月娟娟已宿岩際粥後從諸君子

至第五亭觀之所向背月行百餘武乃知其誤歸而倚檻西望月尚未落也初六日至重雲菴著衣亭亭結構甚古如新沐不受一塵而北三里見大石卓立如屏橫亘十餘丈復有斜石支之中斷而不仆真奇觀也再上二里即爲絕頂雲氣如烟如霧聚爲一抹英英在下其上石笋成林或立或卧或斜瞰欲飛不可名狀而世俗以意強名之或雅或鄙得一漏十無足取也曰石庵者一石橫蓋可容一二人相傳爲仙人住處自此取西道而下數十步見石片片如鋸

出者無筭俗傳以爲仙人所鋸登頂所見石屏石板最奇自峰右至仙殿純土無石路甚陡滑且無奇跡從大路東稍有亂石而頑行四五里俱髡無樹走烈日中再踰嶺遙見山圍叢樹如簇即昨所歷諸勝處不啻如渴人得飲蓋西峰最奇爲千丈岩西方庵玉立亭競爽爭妍周遭不盈數里其左右兩腋如椎朴野人入市舉止羞澁不足觀矣

大月游記

公安袁宏道

數日陰雨苦甚，甚至雙清庄天稍霽，庄在山脚，諸僧留宿。庄中僧房甚精，溪流激石作聲，徹夜到枕上。石簣夢中誤以爲雨，愁極遂不能寐。次早山僧供茗，糜邀石簣起，石簣嘆曰：暴雨如此，將安歸乎？有卧遊耳僧曰：天已晴，風日甚美，響者乃溪聲，非雨聲也。石簣大笑，急披衣起，餽茗數碗，卽同行。

其二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由庄至顛可二十餘里凡山深僻者多荒涼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妍不足骨大則玲瓏絕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飛流淙淙若萬疋縞一絕也石色蒼潤石骨奧巧石徑曲折石壁竦峭二絕也雖幽谷懸巖庵宇皆精三絕也余耳不喜雷而天目雷聲甚小聽之若嬰兒聲四絕也曉起看雲在絕壑下白淨如綿奔騰如浪盡大地作琉璃海諸山尖出雲上若萍五絕也然雲變態最不常其觀奇甚非山居久

者不能悉其形狀山樹大者幾四十圍松形如蓋高不踰數尺一株直萬餘錢六絕也頭茶之香者遠勝龍井笋味類紹興破塘而清遠過之七絕也余謂大江之南修真棲隱之地無踰此者便有出纏結室之想矣宿幻住之次日晨起看雲已後登絕頂晚宿高峰死關次日由活埋菴尋舊路而下數日晴霽甚山僧以爲異下山率相賀山中僧四百餘人執禮甚恭爭以飯相勸臨行諸僧進曰荒山僻小不足當巨目奈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山僧不勞過謙

某亦不敢面譽。因大笑而別。

天目山記

武林黃汝亨

自東目折而下天日清和如春晴山葉地所履皆坦途次早從白雲曳輿左徑上稍南有旭日峰西爲紫薇峰東北上有昭明峰又西爲仰止橋亭水石一片亦佳坐而吸之亭右石翳藤蘿如錦一峰中峙四面翠微俱落故名倚翠峰又睨而望一峰石孔攢叢千億計似蜂窠蟻穴與倚翠亭相對是名花石峰右睨而可指者則香爐峰也又上爲響水崖片石丈許作

障澗水旁激山半有亭稍左上爲下觀音崖岩內小
方盈幅尺中忽生檀樹一株長丈餘外縣歷三十年
不加長又左轉爲上觀音岩岩西有鶯歌石酷肖岩
有數松皆清特四面險絕無磴貪者不能取又折而
上松徑甚平可步清涼橋在焉不數武爲著衣亭似
無當歷級而上卽獅子林矣拜佛畢就方丈飯已從
殿左只尺上斷岩庵爲斷岩祖師塔從斷岩塔而上
十餘里爲金仙絕頂樹木稀少惟長徑數里卽就山
石磊砢而成至頂則爲四仙人解石處石板薄不盈

寸長僅丈許解文一線可穿而望有全解者有解及
半者有倒解者神工鬼斧所不及也乃折而下頂時
月初起可俯與落日光漸相迫下視雲氣橫絕半空
如帶橫覽四垂則具區茗雲敬亭白岳巖灘富渚可
眺而會不知日之欲暮乃急相挽歸衣袂已濕露滑
滑欲倒至獅子林月已大朗越宿爲九日雅稱登高
之期於是各起披衣急索苜蓿飯覽獅子林左之未
竟者從林登左對玉柱峰者爲玉立亭是高峰得悟
處環視崖壁青林黃葉綴丹點碧如五色錯繡不俟

每言秋色澹而艷勝春色遠甚此益信耳從亭後緣
崖捫蘿而下絕級無磴彼此相曳如猿猴升木稱大
嶮絕半里許爲西方庵是月溪法師所創庵旁上有
石崖亦絕磴級中可結小茆瓢稍西爲真氣洞僧云
冬燠夏涼其息自蒸過此爲玉柱峰峰峻立十餘丈
廣幾二畝許險絕無石鄰旁二松特插甚奇頂五松
俱高不可攀過此則高峰祖師塔院矣塔西覆孟卽
中峰所結相繞禮三匝而退岩傍爲象鼻峰岩上有
飛雲閣閣下爲千丈岩岩大陡絕慄慄不敢垂視其
下其右爲活埋庵庵之前爲香爐峰剛逢九日高
躡峰頭吟昔人醉把茱萸之句是日已夕仍還雙清
竹院宿覺霞氣山光尚拂拂襟袖間次早計尋故道
作徑山遊矣

遊天目山記

明 伍餘福

天目山據東西兩澗之勝，峯巒峭拔，石勢峻嶒，蜿蜒
蜿蜒，橫亘八百餘里。其分支衍派，莫知紀極。洞玄集
所謂三十四洞天者是也。乃與安子出南門，歷石虎
山，山甚惡，其狀如虎踞。忽聞啼鶻聲，輒有歸去來兮
之歎。尋次沿干畧，在午入亭而飯。有錢煥卿在焉，橋
圯不可渡。僕夫攝衣前驅，又次早谿谿，與龍谿相望。
其水勢湯湯，發自天目，相傳弘治間，洛水無涯，不循

龍谿故道衝嚙及陸徙而溺者動以千計遂成兩谿
至今渡者甚難駕筏始得渡抵五山寺寺僧合掌道
左延入方丈少憇尋出山其山如五星分并排列目
前及渡口父老犧舟以待遂下馬散隊而行回視谿
水如沸問之或曰亦自天目來者也入孝豐縣令鄧
文憲卒吏相迎入公館安子先在坐謂曰吾待子久
矣次日始早行過西山菴菴僧煮茗茗之渡陳安踰
橫坎干涉崩谿次彭宅里有孤冢如堂封或曰是商
大夫老彭墓也伍子曰獨不見有所謂薤林者何也

惟旁有一碑什且泐漫不可讀心許表其墓而未及
遂過鮑湖湖皆沙石水至則爲巨浸而八貢山正當
其衝去縣二十五里上有石洞可容數百人又有硃
砂洞多紅礫前代學堂縣址猶在焉蓋四山具瞻之
地也先是廣苕之變正恃此至待來嶺少駐日午始
抵荻蒲寺寺多竒石類武康安子歎曰安得移置於
吾家乎遂出湯口而西轉茆山與安子蔭長林下下
有石多黃色伍子據石而坐歎曰仙家點石爲金者
誣耶其上有白馬巖下有谿亦曰白馬互相掩映予

以其巖類馬首俯瞰深谿遂題曰白馬巖下谿而去
次獨山山有梁梁有碑將撫摩之弗果不數武轉入
章村村居多章姓者蓋宋章得象裔也有章大尹珪
者邀諸塗鄉人更請訪赤松子其洞豁以深幽以邃
中有潺湲聲水瀉如注石不工而屋乳不綴而旒或
叩之輒亦有聲側身處隘不可入僅小口空洞無涯
或以爲數年前有潛入不知所向者仙耶人耶較之
張果善權可相伯仲而此獨晦甚惜之爲題其洞曰
赤松劉諸石珪復入洞相邀延佇一小樓樓四面皆

松篁蕨蕤葱蔚而邨中編戶一覽殆盡輒具山殺以
款之止吾宿遂留其家焉秉燭夜飲相與談天目之
勝槩如指諸掌次早涉龍谿謁神龍祠長廊短楨皆
金碧貌龍爲人似有乘雲行雨之狀歷堦而觀有碑
記其事相厥地勢帝山坐鎮一方中有龍宮角則隆
鱗則敘類非他山所能及伍子歎曰青鳥家所謂王
氣可以占天者其信然耶入方村村不過一、二家及
河干村水村更覺牢落其獸蹄鳥跡縱橫道左心甚
恐又過寒村干絕無人煙疑其與塵寰相隔而天目

境界至是始分矣。又次長潭其水色緝且黑噴石吞
沙勢若跳珠或謂龍母在焉蓋今之所謂徐仙姑者
是也仙姑亦人耳而孕爲龍其事亦不經者東入別
有一潭險不可涉遂止轉上大坎頭歷香坂路皆偃
仄遂舍車而徒且行且止安子顧我笑曰此豈蓬壺
境耶何愈峻愈竒而行者不知其勞也更上龜山次
茅嶺其下坂如削猿猱飲澗者接臂不絕旁有波羅
樹絮以百圍撫而盤桓進一步遂憇一小亭亭四面
皆屏障而風藏屏獨列其上儼然如畫衆皆久憇於

亭而余獨先之渡麻溪得觀印子石石如印纍纍可
玩下此則俯而復隆竒花異草馥郁何限其上有小
湖如練從空而落老僧引入山樓樓皆琅玕出煙入
雲變態叵測伍子曰是可以稅駕矣出而遍觀旋復
登樓猶未暮就寢夜半風戰雨颯颯有聲意其前之
行或阻夢寐中得詩二句曰分付山靈好相待莫教
風雨滯吾行迨曉始霽似山靈爲之洗塵者其泉益
駛山益媚爭流疊峙大倍於昨草光花氣動盪耳目
中有和尚田僅百畝自食其力初不知石壕吏之催

科也更入大墓塘塘轉而灣爲大洋爲中溪率多回
穴至是則益不得方軌與衆步行入污塘仰見駐節
廳有石如屋其玉壘金鏃猶在或以爲唐李靖討叛
丹陽屯軍於此是亦未可知也念四跳正當廳前嶙
峴碑斫斷崖峭壁迥出天表其下飛流瀾瀾波波嚙
石成淵疑有蛟龍出没莫敢誰何相傳於潛每遇大
旱吸水而歸輒雨雨足乃止其石如瑪瑙如琥珀如
珠璣又或如浮磬有聲或如碣石有狀不可枚舉行
者每動色伍子取其怪而病其難少爲延竚俯視仰

扳高且深深如井底蛙跳浪而出始入翔鳳林其上
有平原一千五百丈中有兩湖湖有魚或以爲龍散
子其中不可捕又有龍鬚草垂垂可愛相傳兩湖之
水東通蘇湖北漸安吉吾自安吉而逆沂之信有如
所傳者復過雷神宅時未雨不聞作嬰兒聲東上眉
峯岡岡去仙頂數十里野燒飛灰尚餘者金剛纂動
輒曳裾徐徐却立始得進從者皆有難色且日晡有
僧拉子歸安子曰登高者必忘食以是攘臂大嘖衆
亦競進始履其巔皆竒石石如鋸板片片重重斷而

復續直者如勁，什者如眠，平者如鋪，欹者如倚，高者如斗，俯者如鞠，合者如歸，鸞離者如去，鴈比者如弟兄，敘者如賓主，其中有一峯獨聳焉，上薄霄漢，下眇江河，伍子據而坐，東如臨安，南如姑蘇，西如宣城，北如吳興，皆在目前，其下金牛、鳳凰、回龍諸山，悉如蟻封而煙雲盡出，其半乃噉安子告曰：自東坡死後五百年來，未見有此樂者，幸與子同躋，天假良緣，人酌宿願，是亦聖世之盛事，不可無作，輒賦云：自是神龍十二宮，依然雙目與天通，不知下界人多少，都在山

靈雲雨中遂題曰：仙丈峰勒石而退。

讀此記乃由安吉州而入者，有此景象，若予自餘杭入，則其逕皆平易絕無可觀，故復錄此。

林人傾其巽昔平曷餘無何購對與餘北

黃北晴仄由安吉州而入昔有北景鬼昔于白翁

雲雨中巖巖曰山支筆憐亦而巖

遊峴山記

五湖朱長春

湖州諸山三面迤委赴城其地南半里則峴山舊顯
山也獨近諸山屏障曾峨峴山數百武歷其裊形如
丸又獨小下枕碧浪湖則餘不前溪二水西南來數
百里合流當山而渟一區清若鑑焉亦云峴山溪
中有石如洲如眠牛四周水環略亭四時水漲落長
浮浮然云浮玉山其上新有塔有亭殿峴之南當寺
門升峴則吳興之勝略盡南列道場北盤弁

明山記
俯郡城萬家之烟故吳西一名地也。郡縣大夫與
鄉先生郊集爲遊所而四方過賓往往停舟試寓目
云蓋自左相鑿空石尊而三刺史而近逸老諸公里
傳記翩翩此山風流之美矣萬曆十五年丁亥十月
會稽理刑使君楚陳立父行吳以同歲舊枉問予吳
人士與山川之勝予因奉使君爲峴山遊請鄭允升
孝廉分焉予家貧無牛羊水陸擊鮮財二豎提一斗
酒雙柑盛鮭蔬陳于山首竹亭候使君使君爲教縣
具樓船黃頭濯郎十人省騎吏自城門登船溯流來

巖於山寺之門將白峴畢眺乃移酒放舟遵湖容與
而南涉浮玉陵前溪直抵南山之漱上道場極顛而
攬望五湖焉會少選天大風南來湖生波擊岸漂舟
不得渡則相與除草張席野坐峴之亭帷帳不施伎
樂不御脩然寒巖高木之下倚酒雅譚山僧從吏忘
使君之隆此爲賞也酒三行使君起曰美哉山澹水
長此吳西之秀乎夫地以人相重人以文相重兩君
序峴名遊數百年著吳然吾於楚未有聞雖於天下
不如襄重也此寧獨羊公一碑謝哉或亦文采闕焉

今兩君侈然惠招不佞爲此山辱千載良集。四方同聲在此席也。兩君爲一言志游日不佞附以從允。飛曰佳哉。夫蘭亭滕王以後未見有能言者也。豈遊賞聲詩頓絕。將夫不朽者非乎。山川相助以醜。非相助美者也。大雅廢久。今之謫謫高吟衆甚。後或以爲陳芟矣。必成方合雅而後傳。則且掩顏太守登山聯咏。故名我不能是在使君子曰不然。登高作賦自古代起。然奚必宋大夫之後無言哉。亦各撰勝述情隨才自暢。王會稽曰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且士業已

習彫蟲繡虎。揖讓千古之傑。何渠不遠駕自壯。徐庾靡靡後。杜陵生去二百年。彼非丈夫哉。安所知山川勝運不留待人。夫詩言乎志。文生乎情。苟其神理寄以長存。則一工伎器無不壽。不壽者神衰而色僞也。山之蒼蒼。水之汪汪。此非天地之神乎哉。自古固存文若是矣。振雅業之墜續。襍事之高弘。此山之名可不務乎。斯文不絕。吾輩誰不當任。願相與定盟復古。自此山會始。於是陳使君引醴酬地曰壯哉。士如此乎。百世後誰知吾等譚文慷慨於此。是當記之。於是

